

新世纪



新世纪万有文库

通鉴胡注 表微

(一)

陈垣著

辽宁教育出版社



04.3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通鉴胡注表微/陈垣著. -沈阳: 辽宁教育出版社,
1997. 3

(新世纪万有文库·近世文化书系)

ISBN 7-5382-4814-5

I. 通… II. 陈… III. 中国-古代史-史籍-研究
IV. I20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7) 第 01945 号

总 顾 问	陈 原	王元化	李慎之	任继愈	刘 杲	于金兰
学 术 指 导	顾廷龙	程千帆	周一良	傅璇琮	李学勤	徐苹芳
	傅熹年	黄永年			(传统文化书系)	
	金克木	唐振常	丁伟志	黄 裳	董 桥	劳祖德
	朱维铮	林载爵			(近世文化书系)	
	董乐山	殷叙彝	陈乐民	蓝英年	汪子嵩	赵一凡
	杜小真	林道群			(外国文化书系)	
学 术 策 划	王 士	林 夕	柳 叶			
文库工作室	俞晓群	杨 力	马 芳	王越男		
	王之江	柳青松	袁启江			
总 发 行 人	俞晓群					
责 任 编 辑	王越男					
美 术 编 辑	谭成荫					
封 面 设 计	陶雪华					
出 版	辽宁教育出版社 (沈阳市北一马路 108 号)					
发 行	辽宁省新华书店					
印 刷	沈阳新华印刷厂					
版 次	1997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					
开 本	787×1092 毫米 1/32 印张 10.25					
字 数	220 千字 插页 1					
印 数	1—10,000 册					
定 价	13.00 元(共二册)					

通鉴胡注表微 (三)

陈垣著

新世纪万有文库



《新世纪万有文库》缘起

我们正在做一件好事情。先人已经做得很好了，我们还要老老实实地做下去，力争好起来。

当年商务印书馆的《万有文库》风靡一时，至今余响不绝。我们照抄原名，冠以“新世纪”，以示时代差异，但承继之意是不言自明的。

要设计一个所谓世纪工程，选编一些人人当读的书，“万有”一词再恰当不过。这就像把物体间的引力称为“万有引力”一样，它无所不包，无处不在，不叫“万有”，还叫什么！我们只能赞叹王云五和他的友人、同人的聪明才智，并且乐于承继。

要承继的，不仅是一个名称。当年编辑《万有文库》时，据传得到了一大批顶尖人物的支持，有蔡元培、胡适之、吴稚晖、杨杏佛、张菊生、高梦旦等三十余人。我们这一代人，得失与短长都是显然的，无论是“比不得”还是“不可比”，专家都非请不可，于是也有了陈原、王元化、李慎之、顾廷龙、金克木、董乐山等三十多位海内外的大家出任总顾问或学术指导，还有一些有经验的朋友担任策划。当然，聚合这样一些顶天立地的人物，不是我们的功劳，我们也无此能力；他们是冲着“新世纪万有文库”这一富有使命感的大名而来的。这只能增加我们的责任，使我们感到，无论对时贤或是对先人，我们的工作都只能做好或不能做坏。

在出版、发行方式上，也有不少承继。六十年前，商务的《万有文库》在发行上作文章，而其销售则以图书馆作为主要对象。我

们今天大体仿此，只是销售对象适应今天的情况更加展开一些。在这“豪华本”和奢侈消费盛行的时代，向读者提出“你的简装书来了”，不免悖时。但看到当年的“万有文库”本在今日旧书肆里依然受到欢迎，也就有了信心。做出版，原是要做“长命”的事。“商务”诸前贤，当年筹划种种，又何曾想到身后的声名会如此流芳多年呢？！

较多不同前人的，大概是内容。《新世纪万有文库》大别为三：传统文化书系，近世文化书系，外国文化书系。传统文化书系重在传统古籍。我们所收，内容自然不出前人曾定范围，书名雷同者至夥，但在“新世纪”里，当求其选题更适合时代需要，校审更精。文本皆系“白文”，后人注释例不收录，以显其文献的本初面目。

近世文化书系，系指一九一九至一九四九年卅年间学人著述，以及一九四九迄今的大陆以外学人的研究成果。这一部分，纯然出于中国大陆知识界步入“新世纪”之需要。过去的年代中，对这方面的成果注意不足，现在我们予以整理编选。希望有了这些书籍，加以中国大陆近几十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丰硕成果，足以显示全世界范围内中国近代学人的全般辛勤劳作。

外国文化书系，面广流长，颇难抉择，加以许多基本著述国内都已译出，重译重出，似无必要。我们准备首先选编一套外国文化学术读本，以为这套文库有关部分的基要，另外，则多收一些大作家的作品，以及近人新作，或名著另译，总之不少是国内已有工作之补苴拾遗。揆诸现状，吸收外国文化，仍然要在启蒙，因此思想之新颖及叙述之生动，还是我们选题的着眼点。

站在前人肩膀上前进，自可省力多多。然而古今毕竟异时，新旧究实不同。我们汲深绹短，难以说可能成就几何，只是如文前所说，“老老实实地做下去，力争好起来”，是我们确定不移的宗旨。通人雅士，幸有以教之。

一九九六年十二月

出版说明

陈垣(1880—1971),字援庵,广东新会人。早年曾赴京应顺天乡试,落第后回广州任蒙馆教师。1904年,与友朋办《时事画报》宣传反清思想。1907年考入博济医学院,因不满教会学校中外国教师的歧视,筹资另创光华医学院,毕业后留校任教。1913年当选众议院议员,入京居住。20年代,辞去教育部任职,专任北京大学等校教授。1926年至1952年为辅仁大学校长,1952年至1971年为北京师范大学校长。1949年前曾任京师图书馆馆长,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、院士等,之后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长、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等。

陈援庵先生学无师承,由习读《书目答问》、《四库总目提要》的目录学路径深造,卓然成一代大师。陈先生自第一次发表史学论文始的十年间著成多种名作,如《元也里可温教考》(1917)、《开封一赐业教考》(1919)、《火祆教入中国考》(1922)、《摩尼教入中国考》(1923)、《元西域人华化考》(1923)、《基督教入华史略》(1924)、《回回教进中国的源流》(1927)等,其中心是外来宗教的兴衰流变;其间还完成了年代学的重要工具书《二十史朔闰表》和《中西回史日历》(均1925)。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,陈先生写出了避讳学、校勘学方面发凡起例、示人规则的经典之作《史讳举例》(1928)和《元典章校补释例》(又名《校勘学释例》,1931)。1937年始日寇占据北平,陈先生困居城中,仍著述不辍,有《旧五代史辑本发覆》(1937)、《释氏疑年录》(1938)、《明季滇黔佛教考》(1940)、《清初僧诤记》(1941)、《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》(1941)、《中国佛教史籍概论》(1942)、《通鉴胡注表微》(1945)、其中颇

寄寓了对时世国族的悲慨。

在此之前，陈先生的史学志趣由时代之变化经历了两次转折。
1943年11月24日致方豪信中说道：

至于史学，此间风气亦变。从前专重考证，服膺嘉定钱氏；事变后颇趋重实用，推尊昆山顾氏；近又进一步，颇提倡有意义之史学。故前两年讲《日知录》，今年讲《鲑埼亭集》，亦欲以正人心，端士习，不徒为精密之考证而已。（陈智超编注《陈垣来往书信集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，页302）

比照后来致席鲁思的信（1950），当时身处沦陷区不便道明的意思便更显豁了：

九一八以前，为同学讲嘉定钱氏之学；九一八以后，世变日亟，乃改顾氏《日知录》，注意事功，以为经世之学在是矣。北京沦陷后，北方士气萎靡，乃讲全谢山之学以振之。谢山排斥降人，激发故国思想。所有《辑覆》、《佛考》、《诤记》、《道考》、《表微》等，皆此时作品，以为报国之道止此矣。所著已刊者数十万言，言道、言史、言考据，皆托词，其实斥汉奸、斥日寇、责当政耳。（《陈垣来往书信集》页216，又该书页796录1954年致佚名者一信，意同而文少异。）

这中间最为突出的代表自然是《通鉴胡注表微》。

《资治通鉴》是中国史学的伟大著作，胡三省身当宋元易代之际，隐居家中，广注全书，在字里行间寄托其情思。今录陈先生《通鉴胡注表微》1957年《重印后记》所述胡氏之生平大概：

胡三省（1230—1302）是浙江宁海人，字身之。他生当我国历史上民族斗争非常激烈的时期。他出生以前，中国北部已经被金占领；还在幼

小 引

频年变乱，藏书渐以易粟。唯胡氏覆刻元本《通鉴》，尚是少时读本，不忍弃去；且喜其字大，虽夹注亦与近代三号字型无异，颇便老眼。杜门无事，辄以此自遣。一日读《后晋纪》开运三年胡《注》有曰：“臣妾之辱，唯晋、宋为然，呜呼痛哉！”又曰：“亡国之耻，言之者痛心，矧见之者乎！此程正叔所谓真知者也，天乎人乎！”读竟不禁凄然者久之。因念胡身之为文、谢、陆三公同年进士，宋亡隐居二十余年而后卒，顾《宋史》无传，其著述亦多不传。所传仅《鉴注》及《释文辩误》，世以是为音训之学，不之注意。故言浙东学术者，多举深宁、东发，而不及身之。自考据学兴，身之始以擅长地理称于世。然身之岂独长于地理已哉，其忠爱之忧见于《鉴注》者不一而足也。今特辑其精语七百数十条，为二十篇，前十篇言史法，后十篇言史事，其有微旨，并表而出之，都二十余万言。庶几身之生平抱负，及治学精神，均可察见，不徒考据而已。《鉴注》成于临安陷后之八年，为至元二十二年乙酉；《表微》之成，相距六百六十年，亦在乙酉，此则偶合者耳！

一九四五年七月 新会陈垣识于北平兴化寺街寓庐

【目录】

出版说明

小引

本朝篇第一 / 1	治术篇第十一 / 153
书法篇第二 / 15	臣节篇第十二 / 172
校勘篇第三 / 29	伦纪篇第十三 / 188
解释篇第四 / 44	出处篇第十四 / 205
避讳篇第五 / 62	边事篇第十五 / 220
考证篇第六 / 76	夷夏篇第十六 / 236
辩误篇第七 / 93	民心篇第十七 / 255
评论篇第八 / 106	释老篇第十八 / 267
感慨篇第九 / 124	生死篇第十九 / 280
劝戒篇第十 / 140	货利篇第二十 / 291

征引书目略 / 309

本朝篇第一

本朝谓父母国。人莫不有父母国，观其对本朝之称呼，即知其对父母国之厚薄。胡身之今本《通鉴注》，撰于宋亡以后，故《四库提要》称之为元人。然观其对宋朝之称呼，实未尝一日忘宋也。大抵全书自四十卷至二百三十二卷之间，恒称宋为“我朝”或“我宋”，而前后则率称“宋”或“宋朝”，吾颇疑为元末镂版时所改，其作内词者，身之原文也。试顺全书卷次，条举其例如下：

秦二世二年，陈婴为楚上柱国，封五县，与怀王都盱眙。

注曰：班《志》盱眙县属临淮郡。《史记正义》曰：“今楚州。”宋属泗州。（卷八）

汉高帝五年，汉王还至定陶。

注曰：班《志》定陶县属济阴郡，古之陶邑，宋为广济军理所。（卷十一）

此二条在开篇前数卷，皆单称“宋”，不类本朝人语，身之对父母国，似已漠然矣。然以后文例之，原稿当称“我宋”，刻版时去“我”字耳。《提要》引黄溥《简籍遗闻》谓是书元末刊于临海，而不明著为何年。然元统二年纂成之《元文类》已载胡三省《新注通鉴序》，则其刊布必在《元文类》纂成之前。序中“宋英宗皇帝”云云，今《鉴注序》作“宋朝英宗皇帝”。疑本作“我朝”，刻版时改为“宋朝”，苏天爵复删“朝”字。犹之《元文类》本名《国朝文类》，后人改为《元朝文类》，又称《元文类》也。至正三年诏修《宋史》时，胡《注》已刊布十余年，

而《宋史·艺文志》不载者，以为元人也。《千顷堂书目》史学类著录《通鉴释文辩误》，以胡为宋人；而编年类著录《胡注通鉴》，亦以为元人。

汉武帝征和四年，匈奴驰言：“秦人，我匈若马。”

注曰：据汉时匈奴谓中国人为秦人，至唐及国朝，则谓中国为汉，如汉人、汉儿之类，皆习故而言。（卷二二）

全注称宋为“国朝”者绝少，必谓身之为元人，此“国朝”本可指元，因元时亦称中国为汉也。

汉元帝初元二年，贾捐之弃珠崖疏。

注曰：采珠蜃丁，死于采珠者多矣，此我太祖皇帝所以罢刘氏媚川都也。（卷二八）

媚川都南汉刘氏置，定其课，令人入海五百尺采珠，见《宋史》四八一《南汉世家》。宋太祖罢之。此称宋太祖为“我太祖”，身之之忠于宋，可谓深切著明矣，夫谁得而元之！

汉光武帝建武元年，大军进至安次，连战破之。

注曰：贤曰：“安次县名，属渤海郡，今幽州县也。”按我朝霸州文安县，本汉安次县地。（卷四〇）

全注称宋为“我朝”者始见于此。然此我朝亦可指元，因元时亦有霸州文安县也。

汉献帝建安十三年，孙权分其地为新都郡。

注曰：权分歙县为徙新、新定、休阳、黎阳，并黟为六县，置新都郡；晋武帝太康元年，更名新安郡；唐睦州是也；皇宋改徽州。（卷六五）

全注称“皇宋”者只此，此可断为改刻所遗者也。《元史》九

《世祖纪》，至元十四年，曾命中书省檄谕中外：“江南既平，宋宜曰亡宋。”身之山中注书，或未之知，或知之而不忍改也。周密《癸辛杂识》别集上，言：“方回昔受前朝高官，今乃动辄非骂，以‘亡宋’称之。是可忍也，孰不可忍也！”方回与身之同时，而对父母国之称如此，取悦新朝耳。

魏明帝太和二年，吴王以吕范忠诚，厚见信任，以周谷能欺更簿书，不用也。

注曰：周世宗之待周美，我朝太祖之重窦仪，事亦类此。（卷七一）

窦仪见《宋史》二六三，窦燕山五子之一。此“我朝”不得指为元矣。

魏郡陵厉公嘉平三年，司马懿为书谕王凌，已而大军掩至百尺。

注曰：杜佑曰：“百尺在陈州宛丘县。”我朝析汝阴之百尺镇，置万寿县。（卷七五）

晋穆帝永和三年，日南太守夏侯览贪纵，林邑王攻陷日南，杀览，檄交州刺史朱蕃，请以郡北横山为界。

注曰：今邕州南界有横山，其山横截江河，我朝置横山寨，及买马场。此横山自在日南郡北界，非今邕州之横山。（卷九七）

此二条“我朝”亦皆指宋。颍州万寿县，开宝六年置，见《九域志》。邕州横山寨买马场，绍兴初置，见《宋史·兵志》“广马”条。

晋海西公太和四年，大司马温至金乡。

注曰：金乡县后汉属山阳郡；晋属高平郡；隋属济阴郡；唐属兖州；我宋属济州。（一〇二）

全注称“我宋”者始见于此。以前文例之，此“我”字亦刊削

未尽者。

晋安帝义熙四年，乞伏炽磐筑城于嶷峨山而据之。

注曰：丁度曰：“嶷峨山在西羌。”予据乞伏氏据苑川，其地西至枹罕，东极陇坻，北限赫连，南界吐谷浑，嶷峨山当在苑川西南。宋朝西境尽秦渭，嶷峨山始在西羌中。（一一四）

全注称“宋朝”者始见于此。据下文迭称“我朝”，则此“宋朝”本亦称“我朝”也。

义熙六年，桓谦屯枝江。

注曰：枝江县自汉以来属南郡，春秋之罗国也。江水于县西别出为沱，而东复合于江，故曰枝江。我朝熙宁六年，省枝江为镇，入松滋县。（一一五）

宋文帝元嘉三年，梁、南秦二州刺史吉翰，遣始平太守庞咨据武兴。

注曰：武兴，汉武都郡之沮县也；蜀以其地当冲要，置武兴督以守之；宋立东益州；梁立武兴蕃王国；西魏改东益为兴州，因武兴郡为名；至我本朝以吴曦之变，改为沔州。（一二〇）

“我朝”中间，忽夹入“本”字，此为仅见，且嫌不词。元本“我”字适在行末，疑当时欲改为“本朝”，而未去“我”字耳。然“我朝”例改“宋朝”，此独改为“本朝”者，以上文适言刘宋立东益州，不便复言“宋朝改沔州”也。

齐武帝永明元年，张敬儿弟恭儿，常虑为兄祸所及，居于冠军。

注曰：冠军县自汉以来属南阳郡；唐为邓州临湍县；我朝建隆初，废临湍入穰县。（一三五）

永明六年，魏桓天生弃平氏城走。

注曰：平氏，汉县，属南阳郡；晋宋属义阳郡。县西南有桐栢

山，淮源所出也。《五代志》：“淮安郡平氏县，魏置汉广郡。”我朝开宝五年，省平氏县为镇，入唐州泌阳县。（一三六）

齐东昏侯永元二年，萧颖胄与武宁太守邓元起书。

注曰：晋安帝隆安五年，桓玄以沮漳降蛮立武宁郡，属荆州。《五代志》：“竟陵郡乐乡县，旧置武宁郡。”刘昫曰：“乐乡，汉都县地。”我宋废县为乐乡镇，入长林县。（一四三）

全注称“我宋”者此其二，其他见《避讳篇》及《感慨篇》。

梁武帝天监四年，魏邢峦表魏主，请乘胜进取蜀。

注曰：李雄、谯纵取蜀，东不能过垫江；以苻秦兵力之盛，取梁、益如反掌，垫江以东，苻秦不能有也。邢峦之图蜀，亦规垫江以西而已，盖地利足恃也。我朝自绍定失蜀，彭大雅遂城渝为制府，支持四蜀且四十年。渝，古垫江之地也。（一四六）

绍定四年，元兵破蜀口诸郡，彭大雅知重庆，大兴城筑，僚属谏不从，彭曰：“不把钱作钱看，不把人作人看，无不可筑之理。”既而城成，僚属请立碑纪之，大雅以为不必，但立四大石于四门之上，大书曰：“某年某月，彭大雅筑此城，为西蜀根本。”其后蜀之流离者多归焉，真西蜀根本也。语见《三朝野史》。大雅即撰《黑鞑事略》之人。

天监十五年，魏崔亮攻硤石，上使左卫将军昌义之与直阁王神念泝淮救之。崔亮遣将军崔延伯守下蔡，以竹绳贯车轮，塞梁水路，义之、神念不得进。

注曰：呜呼！吾国之失襄阳，亦以水陆援断而诸将不进也！

（一四八）

全注称“吾国”者只此。失襄阳在宋咸淳九年，《提要》谓身之为元人，则必作“吾国之得襄阳”而后可也，岂不悖哉！夫《提要》宋、元人之分，大约以曾否入仕为断。故焦竑《国

史·经籍志》列卫宗武《秋声集》入元人，《提要》讥之，谓：“宗武实未仕元，当从陶潜书晋之例。”然身之亦何尝仕元！若以入元已久为言，则牟献之、熊勿轩，均后卒于身之者垂十年，《提要》皆以为宋人，何也！

中大通四年，魏主使骠骑大将军高隆之，帅步骑十万，会丞相欢于太原，因以隆之为丞相军司，欢军于武乡。

注曰：晋置武乡县，属上党郡；石勒分置武乡郡；唐为武乡县，属潞州；我朝属威胜军。（一五五）

以下各卷，连称宋为“我朝”，皆改刻未及之证。

中大通六年，魏侯莫陈悦还入陇，屯水洛城。

注曰：我朝以渭州笼竿城置德顺军，水洛城在军西一百里。

（一五六）

大同元年，元庆和攻东魏城父。

注曰：魏收《志》，陈留郡浚仪县有城父城。至隋改浚仪为城父县，属譙郡。《五代志》：“譙郡城父县，宋置浚仪县。”又考沈约《志》，陈留浚仪县，并寄治譙郡长垣县界。则知诸《志》所谓浚仪，非我朝开封府之浚仪也；魏收《志》梁州陈留郡浚仪县，则我朝开封之浚仪也。真宗改浚仪曰祥符。所谓城父，则今亳州之城父县是也。（一五七）

大同三年，时洛阳荒废，人士流散，惟河东柳虬在阳城。

注曰：阳城县汉属颍川郡；晋属河南尹；魏孝昌二年置阳城郡，属洛州；隋废郡为阳城县；唐登封元年，将有事嵩山，改为告成县；我朝属西京登封县界。（一五七）

梁简文帝大宝元年，东魏司马子如逆齐王洋于辽阳。

注曰：辽阳县自汉末以来属乐平郡；隋开皇十一年改曰辽山县；我朝为辽州治所。（一六三）